

歲月流光中的新結晶：林蒼玄與七柒工作室

A New Essence in the Flow of Time: Lin Tsang-hsuan and Chichic

採訪・攝影／黃詩茹 Huang Shih-ju

老房子，老城區，老歲月，正是新創意扎根的絕佳時空，林蒼玄、謝俊龍、蘇筱婷三人成立的七柒工作室就是最好的例子。日常的緩慢定義金工的步調，歲月的悠靜傳頌手作的毅力，空間的舒敞暗示創意的無限，當代首飾就在七柒工作室的多種角色中，成為老靈魂的新結晶。

Old house, old district, and old memories, are the ideal locus for creativity. One of the best examples is Chichic founded by Lin Tsang-hsuan, Hsieh Chun-lung, and Su Hsiao-ting. The slowness of life defines the speed of metal art, the tranquility of time denotes the continuity of hands, and the openness of space suggests the limitlessness of creativity. Chichic's multiple roles have reformulated contemporary jewelry as the new essence of the old soul.



七柒工作室的靈魂人物：林蒼玄（左）、謝俊龍（中）與蘇筱婷（右）

踏出臺中火車站，經過以老屋改建打響知名度的宮原眼科，跨過綠川，沿著中山路一路慢行，老建築和老店鋪交錯比鄰，街道間飄著緩慢而沉澱的日常氣息。這裡是臺中市區，南北鐵路的交會，可說是這座城市的原點，近年隨著都市開發、土地重劃，商業重心逐漸轉移，這一帶與其說沒落，倒像是隨著歲月的安撫，讓時間漸漸地安靜下來。

散步經過第四信用合作社門前，由廢棄金庫改建的複合式空間，即使遊客熙熙攘攘，也自有其沉著樸實的個性。回頭一看，對面一間白門白牆的小空間，靜靜地透出溫暖燈光，這裡就是林蒼玄、謝俊龍和蘇筱婷三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的同學共同成立的七柒工作室，結合手作、展示、體驗課程，從事當代首飾創作。



工作室內區分展示區和工作區（黃詩茹攝）



七柒工作室陳列其他創作者的作品（黃詩茹攝）



展示區陳列各式作品（黃詩茹攝）

繞了一段遠路，卻心甘情願

林蒼玄與金工創作的緣分，是一段一段被熔接起來的。雖然一直喜愛美術作品，喜歡畫圖，但僅止於興趣。高中念的是電子科，卻沒有理所當然地進入科學園區工作，後來受到學姊的鼓勵，林蒼玄先考進輔仁大學流行飾品設計系。當時他不太清楚金工是什麼，看著身旁的同學多是學設計出身，滿是才華，他雖然感受到金工世界的魅力，卻也曾因挫折而自我懷疑。

直到有一次，班導師帶他們到B & Q賣場採買各種材料，在課程中引導創意發想、創作作品。這次經驗讓林蒼玄從此打開創作的大門，他發現金工不是只有技法，而是可以用雙手，透過眼前的媒材，實現自己的中心思想。他笑說自己開竅得比別人晚，但也從此相信自己可以創作，真正喜歡上金工。畢業

後，林蒼玄沒有進設計公司，而是選擇從事銀飾品牌門市工作，直接面對消費者，他發現可以運用自己的背景，以不同的角度向顧客介紹產品，向消費者分享一件飾品是如何完成、可以如何欣賞、應該怎麼保養。

在一次黃金博物館舉辦的比賽中，林蒼玄的作品獲得評審肯定，讓他燃起繼續深造的念頭，於是進入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金工與首飾創作組。畢業後他仍然一邊工作，一邊利用時間從事創作、寄賣。「因為焊接會產生氣體，需要抽風，我只好在浴室裡工作，環境比較克難。現實很殘酷，但我不又想認輸。」渴望有一個自己的空間創作，加上另外兩位夥伴正好都有突破生活現狀的想法，於是三人開始尋覓工作室地點，直到和現在這個空間相遇。

從電子到金工，從打工到創業，林

蒼玄繞了一點遠路，是隨遇而安，又或許是內心篤定，「雖然比別人繞了更多路，但我相信最後還是會走到自己想要的地方，而且心甘情願」，這條路終於在2014年走到臺中，七柒工作室落腳中區，成為這緩慢城區的一景。

與老城區的氛圍一拍即合

選擇在臺中經營工作室，林蒼玄說主要是看上這裡發展當代首飾的潛力，因為金工市場以北部為主，在臺中，特別是中區，這類型的工作室還不是很多。創作者的敏感細胞感受到老房子、老城區的緩慢步調，比歲月慢了一拍的氣氛在他們眼中反而成了值得開發的吸引力。「中區有它自己

的氣氛，或許跟我們工作室的調性會很合。」尋覓地點的過程波折，因緣巧合下找到這裡，加上房東本身曾從事珠寶業，對於從事金工需要用火的程序十分理解。林蒼玄笑說，創業需要很多衝動，可以說因為找到這間房子，讓他們真正下定決心。

走進七柒，可以一目瞭然看出展售區和工作區的分別，室內以白牆粉刷，為的就是把空間焦點留給作品。除了展示、販售，這裡也提供教學體驗，由教學經驗豐富的謝俊龍擔任策劃，林蒼玄協調行銷公關，蘇筱婷則負責財務。工作室內三人靜靜地各自工作著，卻可以感受到他們之間的默契和對事業的熱情。

從創作走到創業，身分的轉換是否曾出現衝突？「有，很大的衝突！有自己的空間當然很美好，但因為這裡是開放空間，顧客走進來，你就必須停下手上的工作，因為對他們來說，你不是創作者，你就是店員，必須向他們介紹，不可以有姿態，也不能要求顧客要懂你的東西。」過去有過門市的經驗讓林蒼玄能坦然調適心態、轉換角色，在創作者、經營者、教學者的身分中快速切換。

策展、創作、教學，將當代首飾帶進日常

成立之初，七柒就不將工作室定位在店面，所以他們善用空間策劃展覽，除了自己的個展，也邀請不同媒材的創作者加入，包括纖維藝術、陶器、玻璃等。「我們希望透過展覽，讓大家認識當代首飾，了解金工是什麼，透過展覽帶出另一個層次的思



七柒微物展的作品，物件是捐贈者的回憶，作品是創作者的祝福。



工作室的體驗教學區（黃詩茹攝）

維，而不只是販售。」林蒼玄希望消費者透過欣賞展覽作品，能夠貼近創作者的理念，觀察技術的複雜性與難度，再看到架上的展售商品時，或許會產生不同的體會。

去年七柒辦了一個徵件展，透過臉書向大眾募集物件，捐贈者除了提供物件外，還要寫下一個關於物件的小故事，再由七柒著手打造成飾品。最後共有七十八件作品展出，觀賞民眾的迴響相當熱烈。林蒼玄一邊翻出作品，一邊細數這些作品的故事，尪仔標、膠囊、相思豆、磁磚、貓毛、藥罐等，讓人難以想像這些物件和當代首飾的關聯。一位髮型設計師捐出他的第一把剪刀，謝俊龍便將它改造成剪刀造形的手環，讓它再回到設計師的手上；還有人捐了烏龜褪下的一片龜殼，龜殼的紋路就像山水般瀟灑自在，他們使用金屬線條做了一個畫框，讓它成了另類的山水畫。

徵物展以「借物創作」的概念和大眾互動，林蒼玄說這個展覽對他們而言非常有挑戰性。不像一般創作者往往鑽研一種媒材，這次他們必須針對七十八種不同的材質思考結構，並以不同的生命故事為靈感，轉化人與物的關聯。物件是捐贈者的回憶，而作品是創作者的祝福，「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讓大家了解當代首飾的精神，跳脫首飾局限於貴金屬的印象，日常物件也可以和飾品產生關聯。希望他們看到物件改造前和改造後的樣子，透過那份驚喜感，更理解我們在做什麼。」

小小的作品是時間的結晶，一般不熟悉金工創作的人，或許很難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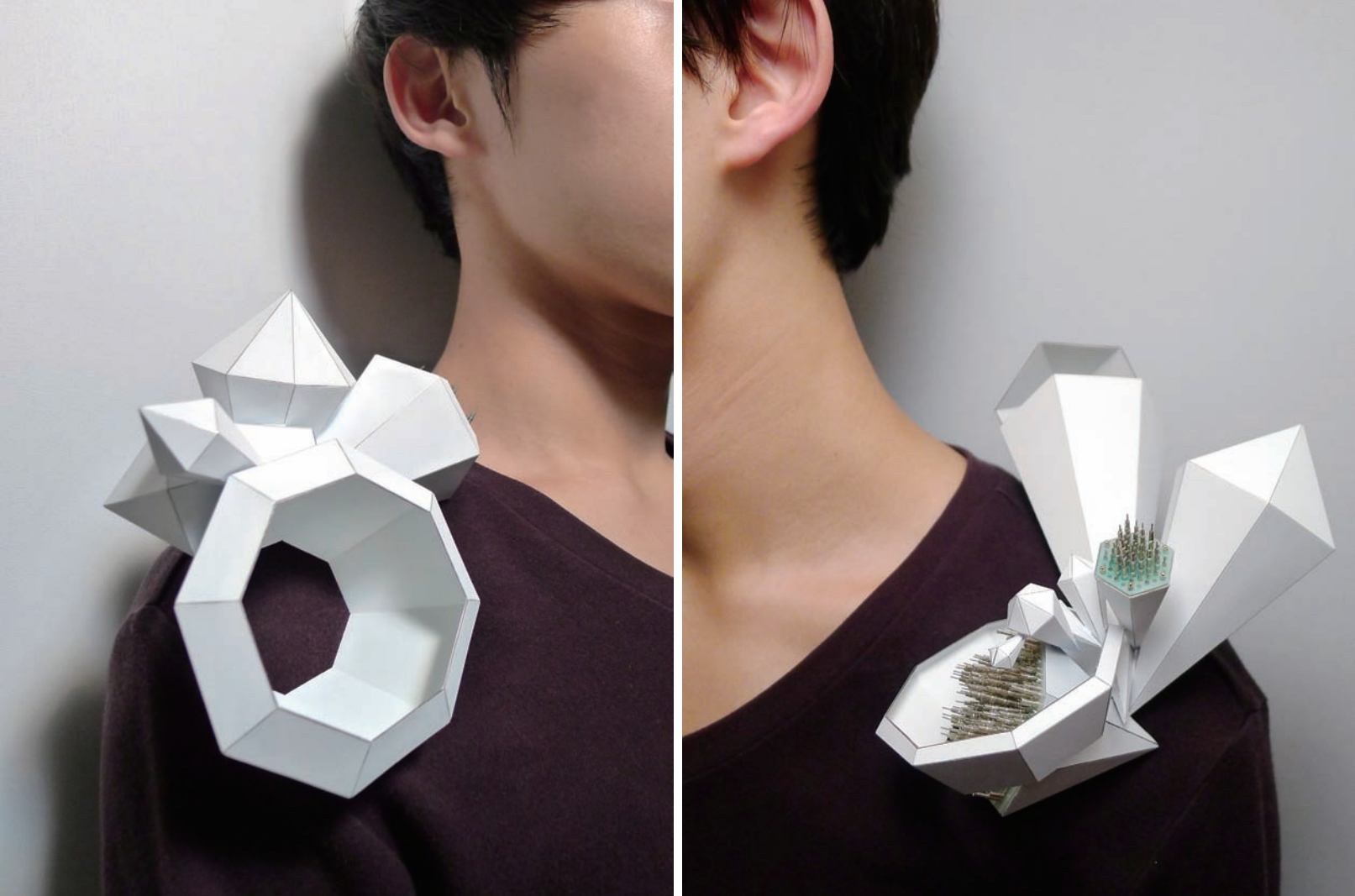
完成一件作品需要花費的時間、精神和體力。七柒因此開放體驗課程，讓一般民眾可以在一兩個小時內親手完成一件作品，「購買很簡單，但當親手做過，你會看到材質的變化，會理解創作需要付出的勞動，這個過程就會留下印象，這就是我們要的。對於不假手他人這件事，我們很堅持。」完成作品的成就感留在許多參與手作體驗的人心中，甚至有香港遊客遠道而來參加。

遇見新材質，遇見人與首飾的新關係：「位移」

繼2013年於立陶宛Vilnius國際琺瑯藝術雙年展獲獎後，林蒼玄的作品「位移」甫在2015韓國清州國際工藝雙年展獲得銀獎，這是目前臺灣參賽者獲得的最高榮譽。清州國際工藝雙年展自1999年開始舉辦，今日已是亞洲最具規模的工藝盛事，近年來臺灣參賽者也在該展中屢獲佳績。

「位移」系列共有三件作品，林蒼玄使用他熟悉的電子材料，以電路板背後的針腳排列模擬寶石的切割面。透過一般人不會關注的針腳與昂貴的寶石對應，若有似無的光線投射，形成難以解讀的視覺落差效果，用種種反差探討所謂的價值。他過去的作品造形較小，但創作「位移」時，他刻意突破自己的慣性，嘗試較大型的發展。「做完一個之後，內心的聲音告訴我：『不要停！』所以又繼續做了兩個，完成之後是一種非常開心的滿足感。」

初見「位移」，白色的造形主體及線條結構，讓有些人以為這是一件



獲得2015韓國清州國際工藝雙年展銀獎的「位移」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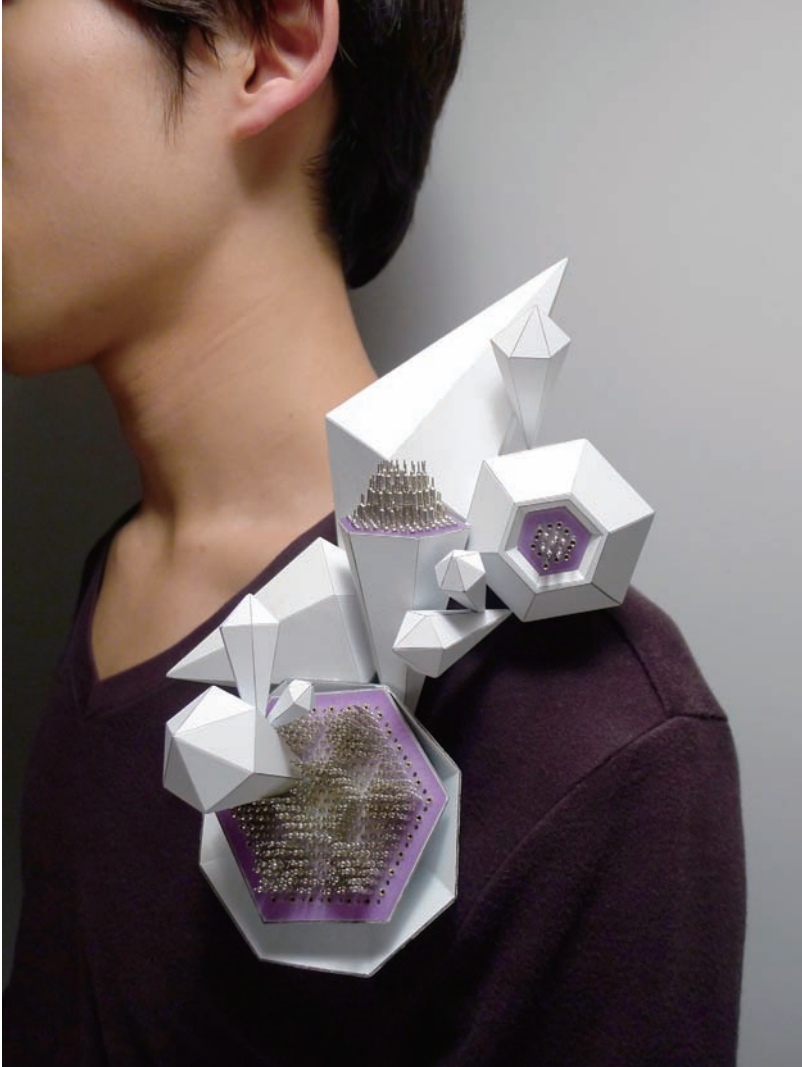
以紙為材質的作品。其實林蒼玄使用的媒材是目前臺灣金工沒有人使用，通常運用在航空、石化業等國防工業的蒙耐合金（Monel）。與新材質相遇，來自2011年他在澳洲求學的機緣，當時的指導教授認為蒙耐合金具有高硬度、耐磨的特性，和一般的金屬焊接方式不同，推薦他試試看。林蒼玄花了許多時間才掌握手上的媒材，「它很薄、很硬、很難成形，但它有我需要的挺度，可以輔佐我的作品。很幸運的是，這一切的時機點都是對的。」「位移」的外觀使用白色金屬噴漆，仿造礦石質感，卻形成輕盈的視覺效果，以現代電子材料交錯原始礦物概念，融合了諸多衝突與對比的特質。

林蒼玄說自己過去的作品色彩比較黑暗、低調，外型也比較包覆，「位移」顯然反其道而行，白色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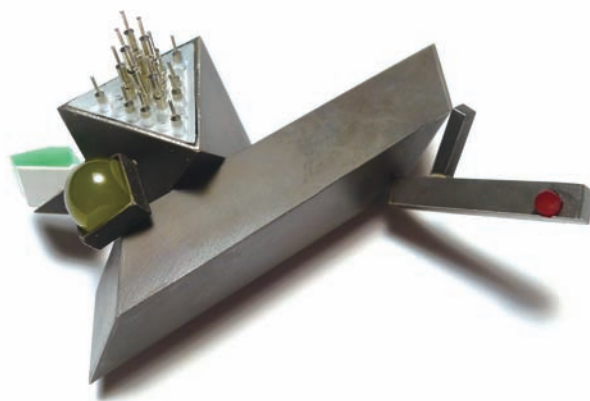
形，冒出藍綠紫的色彩，刻意保留開放的空間結構，讓一般隱藏於內的線條外露。澳洲的求學生活柔軟了身心，讓他比較大膽地玩創作，「換了一種心情，作品也像換了一個人。」不同於一般飾品的佩戴方式，「位移」是佩戴在肩膀上的飾品，「衣服、飾品都是附加的東西，我想像人體就像地表，飾品由身體長出，座落在肩膀上，飾品或許會改變身體的樣貌，物件與人也許會產生有趣的互動。」

透過國際賽事，尋找臺灣味

談到國際參展經驗，林蒼玄說：「就是要拿出真本事！」參加國際比賽除了得到曝光度，更珍貴的是看見自己的作品和空間產生對話，也和一同陳列的作品產生互動，無論得獎與否，藉此觀察國際作品的趨勢和水



林蒼玄 含光 紅銅、電子材料 20×12×15cm 2010



林蒼玄 聚體V 蒙耐合金、電子材料 8×6×4cm 2012

準，都能在各方面獲得回應和刺激。他很清楚自己作品的定位，以創新、媒材運用為強項，國際比賽可以純粹地讓作品代表自己；同時也看到臺灣金工重視技術與實用性的優點，「當代首飾如果走到藝術層次，就不用執著於金屬，但金工不能放棄基本技術，也不能只執著於單一媒材的探究，金工技術需要傳承，有了技法的特殊性，作品的門檻和特殊性都會提升。」

因為參與國際賽事，林蒼玄也開始思索文化與作品的關聯，「臺灣在哪裡？什麼是臺灣味？文化的識別性在哪裡？識別度很重要，這是創作者必須面對的功課，我希望在作品中可以看到文化的力量。」林蒼玄觀察到，臺灣的金工創作者在國際上愈來愈活躍，也非常願意吸收新知。他常想，如果向內看，我們能提煉出什

麼？有什麼東西可以超越語言，就能代表臺灣？先面對「你是誰」的提問，由此延伸出風格、創作脈絡。

看著七柒工作室，林蒼玄說：「做金工真的很緩慢，我們需要長時間的思考，反覆的試驗，金工是非常需要耐心的創作，一件作品往往要花費一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完成。」七柒工作室已和臺中中區的愜意步調融合在一起，像是這裡長出的風景。小川洋子在《祕密結晶》寫下：「當世上的一切消失殆盡，唯有收藏著祕密結晶的人，才能擁抱未來活下去。」臺中的歲月流光凝結在這片舊城區中，而這片舊城區也淬煉出新的結晶，瑩瑩動人。🌱